

# 火光中的凝视

## ——叙事聚焦视域下《烧马棚》沙多里斯的困境与成长

李孟天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 摘要

《烧马棚》是威廉·福克纳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通过10岁男孩沙多里斯的视角, 引导读者感知世界, 同时全知叙述者的持续介入则突破了沙多里斯主观视角的限制。福克纳对多叙事视角的运用, 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为更深入地赏析《烧马棚》, 有必要借助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聚焦理论, 对作品中多视角的运用进行分析。此外, 还运用韦恩·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 并探讨沙多里斯叙述的可靠性。

### 关键词

《烧马棚》, 叙事聚焦, 隐含作者, 叙事可靠性

# Gaze amid the Blaze

## —Sartoris's Dilemmas and Growth in Faulkner's *Barn Bu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Focalization

Mengtian 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March 2,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 Abstract

*Barn Burning* is a short story by William Faulkner.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a 10-year-old boy named Sarty, the story invites readers to perceive the world, while the constant intervention of an omniscient narrator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Sartoris's subjective viewpoint. Faulkner's employment of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renders the story somewhat challenging to comprehend. To gain a deeper appreciation of *Barn Burning*, it is essential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with the aid of Gerard Genette's focalization theory.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also applies Wayne Booth's concept of the implied author and explores the reliability of Sarty's narration.

## Keywords

*Barn Burning*, Narrative Focalization, Implied Author, Narrative Reliabi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烧马棚》描绘了美国内战结束后南方佃户阿伯纳·斯诺普斯的生活境遇。阿伯纳性情暴躁，惯于以烧马棚的方式解决与邻居、雇主之间的所有矛盾。故事始于一家杂货店，阿伯纳被指控烧毁了邻居的马棚，他10岁的儿子沙多里斯被迫为父亲作证。沙多里斯明知父亲有罪，却因对家族的忠诚不得不保持沉默。这份他必须做出的艰难抉择贯穿整部小说，他的心理成长历程也是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一。最终，沙多里斯选择背叛父亲，揭发了阿伯纳的纵火意图，随后离开了家。本质上这篇小说是一则关于冲突与选择的寓言[1]。

福克纳在小说中运用了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其中多视角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视角(point of view)源于拉丁语 *punctum visus*，字面意为“观察点”，因此叙事视角即叙述者观察故事的角度。叙述者所见构成其视角，所述则构成其叙述内容。Genette (1980)认为，“视角”这一术语存在歧义，因此提出叙事聚焦(focalization)这一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2]。本文将梳理小说中运用的各类叙事聚焦方式，以更好地解读人物形象与故事内涵。此外，沙多里斯的叙事聚焦可靠性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 2. 文献综述

现今，学者多采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开展福克纳作品研究。Tschoner (2011)不仅聚焦现代电影艺术对福克纳创作的影响，还深入剖析了其作品中电影与小说的内在关联，成为福克纳电影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3]。此外，学者也将研究重心转向福克纳的小众作品，进一步拓宽了福克纳研究的学术视野。Wainwright (2011)以跨学科视角为切入点，系统研究小说的结构、主题与意象，深入探讨了国际象棋游戏与小说文本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4]。近年来，福克纳的传记研究与评论研究持续拓展，不仅揭示了福克纳被忽视的人生侧面及其鲜为人知的经历，研究方法也突破了传统历史文献考证的局限，实现了作家日常生活细节与创作实践的有机结合。Sensibar (2009)研究了三位与福克纳关系密切的女性[5]。Weinstein (2010)则聚焦福克纳个人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与不幸[6]。他们的研究帮助读者揭开了福克纳的神秘面纱。

过往对《烧马棚》的评论多从多元视角展开，其中，对沙多里斯的分析是研究核心。诸多评论家聚焦他的成长历程，其从天真懵懂走向成熟蜕变的主题已得到学界的广泛探讨。Franklin (1965)将沙多里斯定义为“一个步入成年的男孩”[7]。在他看来，父亲的非道德性与儿子的正直之间的外部冲突，本质上也是沙多里斯的内心挣扎。Skei (1999)指出，沙多里斯的成长使其摆脱了家庭的影响，进而步入一个凭直觉不仅接受、更逐渐信任其法律与规则的社会[8]。Hiles (1985)重点研究了沙多里斯对困境的有限认知，认为他在困境中完成了自我成长与自我认知[9]。Mortimer (1981)则认为，正是沙多里斯做出的抉择，使其从天真孩童蜕变为成熟个体[10]。显然，福克纳对童年天真与成人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创作

兴趣。Kirchdorfer (2015)同样聚焦沙多里斯的心理发展历程，但却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此前鲜少被关注的“飞行”意象及主题上着重捕捉了小说中沙多里斯身上所体现的轻盈感：例如，当沙多里斯欲向德·斯班少校警示其父亲的纵火意图时，他在途中奔跑，只觉道路拉开得太慢。与阿伯纳僵硬沉重的脚步相比，沙多里斯的轻盈特质愈发明显，其姐妹们的一动不动更反衬出这一点。为了将沙多里斯的“飞行”意象置于更宏大的叙事语境中，他引入伊卡洛斯神话，进而发现沙多里斯与伊卡洛斯之间存在诸多内在关联[11]。“伊卡洛斯情结”具体表现为倾向于将自身孤立于更高层次，同时渴望获得他人的钦佩，兼具自恋特质，并将坠落的恐惧视为核心焦虑[12]。通过对整部小说的细致分析，沙多里斯身上的飞行倾向与这种焦虑感几乎贯穿始终，由此可见，沙多里斯具有典型的伊卡洛斯情结。

对沙多里斯而言，自身道德意识的觉醒，不仅让他对父亲阿伯纳产生了深刻的幻灭感，更让他深陷内心的剧烈挣扎。尽管已有诸多研究探讨沙多里斯的痛苦境遇与成长历程，若不深入分析其父亲阿伯纳的形象与行为，读者便难以真正体悟沙多里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Loges (1998)发现阿伯纳名字蕴含圣经隐喻，该名字源自迦勒底语词根“nuwr” [13]，在《旧约》中被译为“炽热的”或“火” [14]，因此在希伯来语语境中，阿伯纳的含义为“火之子” [13]。这一研究，不仅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阿伯纳的人物特质，也彰显了福克纳在人物命名上的匠心独运。Wilson (1971)借助 Benedict 的文化模式理论，对阿伯纳的性格特质进行了深入阐释[15]。Benedict (2005)提出，偏执型文化与日神型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式：前者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后者则强调对社群的忠诚。阿伯纳显然属于偏执型文化的典型代表，而其子沙多里斯则在这两种文化范式之间陷入艰难抉择[16]。除父亲阿伯纳外，母亲伦妮同样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人物。Fowler (2011)深入阐释伦妮对故事发展及儿子沙多里斯成长的重要影响，她的一举一动都映射着沙多里斯所面临的生存与道德危机，福克纳赋予沙多里斯的悲伤与绝望，同样是伦妮自身的真实心境。福克纳塑造了一位与沙多里斯共享生活、共情共感的母亲形象，为情节推进埋下伏笔，最终推动沙多里斯实现决定性的自我觉醒[17]。

### 3. 理论基础

根据 Abrams (2005)的定义，视角指故事的叙述方式，即作者确立的一种或多种模式，读者通过这种模式，得以接触到小说叙事中的人物、对话、动作、场景与事件[18]。换句话说，视角是叙述者观察故事的立场，也是他希望读者感知故事的角度。19世纪末，当小说家们尝试运用现代写作技巧时，视角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历史上，视角有着不同的称谓，通常被称为观点(perspective)。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热奈特采用了一个更抽象的术语——叙事聚焦(narrative focalization)，来替代视角与观点这两个概念。

Genette (ibid)认为，观点是专门的视觉术语，而视角则混淆了“谁在看”与“谁在说”。因此，他在名著《叙事话语》中引入叙事聚焦这一术语，用以阐释“谁在看”，并将其划分为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与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三种类型。零聚焦由全知叙述者运用，即叙述者知道的信息比任何一个人物都多。由于全知叙述者如同上帝般无所不知，能够洞悉每个人物的思想与情感，且不受时间限制，因此全知聚焦者可以看到过去与未来的一切。这种叙事视角最显著的优势，是便于从各个维度(内部、外部、正面、侧面、虚拟、真实、动态、静态)描述人物与事件，其简洁的感知方式也让读者更易产生轻松的阅读体验。然而，零聚焦留给读者的再创造空间极为有限，迫使读者被动跟随叙述，这显然不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品味。

内聚焦是指叙述者仅呈现某个特定人物所见的内容，因此也被称为人物聚焦。叙述者会传达该人物的情感、动作与思想，但无法提供任何该人物自身未看到的信息。此外，内聚焦可能涉及多个聚焦者，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同一事件。内聚焦者从自身的个人立场观察故事，因此有时可能会为维护自身良好形象而隐瞒事实，或因知识、信息不足而无法看清事件全貌。读者在跟随内聚焦者的感知时，需

对其可靠性提出质疑。第三种是外聚焦，又称第三人称客观视角。与能够洞察人物思想、意识与情感的内聚焦不同，外聚焦叙述者无法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只能通过人物的对话与动作进行解读，因此叙述者知道的信息比人物更少。通常，外聚焦叙述者看似客观，但这种客观性反而增加了小说的理解难度。

## 4. 聚焦的运用

### 4.1. 内聚焦的运用

通过沙多里斯的内聚焦，读者得以看见沙多里斯所见的一切，也能体会到折磨他的那种紧张与不安。此外，沙多里斯敏感、有良知的性格，也在内聚焦视角下得以鲜明展现。

小说以一场在拥挤杂货店举行的听证会开篇，沙多里斯的父亲阿伯纳被指控烧毁了哈里斯先生的马棚。在内聚焦的运用下，读者得以洞悉沙多里斯的感受与想法。当沙多里斯蹲在拥挤房间的角落，闻到奶酪的气味时，心中涌起这样的感受：“……不但有那么一股味儿，而且还有那么一种感觉，叫人感到有一点恐惧不安，而更多的则是伤心绝望，还有血亲的牵绊” (Faulkner, 1995) [19]。一方面，他敬重父亲，决心坚守血缘纽带；另一方面，他清楚父亲的所作所为不道德，自己不应撒谎。经过一番挣扎，沙多里斯做出了选择。他知道父亲希望他撒谎，而他必须服从父亲的指令。他不断告诉自己哈里斯先生是他们的敌人，但这段挣扎的过程，恰恰彰显了他的道义感。尽管作者并未使用“挣扎”、“矛盾”等词语，但通过沙多里斯的内聚焦，读者得以深入其内心世界，真切感受到他的紧张与煎熬。“恐惧不安”、“伤心绝望”、“血亲的牵绊”三个情感短语层层递进，未使用明确逻辑连接词，却自然形成流畅的意识流动，体现碎片化、无逻辑的内心活动，是福克纳意识流写作痕迹的典型体现。这种语言风格与内聚焦策略形成高度协同：内聚焦为读者搭建了代入沙多里斯视角的通道，让读者得以站在孩童立场感知事件，而长句的情感铺陈与意识流痕迹，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代入感，使读者真切捕捉到其内心的深层矛盾——既畏惧父亲的暴力行径，又难以挣脱血缘的桎梏。这种矛盾并未通过“挣扎”、“矛盾”等直白词汇刻意表述，而是借助语言韵律的起伏与情感的层层叠加自然流露，更具感染力。内聚焦本身决定了读者只能通过沙多里斯的感知认知事件，而意识流式长句则打破了常规叙事的局限，精准还原了孩童内心的真实状态，使血缘与道义的冲突在人物内心活动中得以初步彰显。

此外，沙多里斯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还提供了关于其家庭的一些基本情况，尤其是父亲阿伯纳的相关信息。沙多里斯既是聚焦者，也是故事中的人物，更易引发读者的共情，让读者得以站在他的立场观察父亲，这比全知聚焦者直接描述更具可信度。例如，每次阿伯纳说话时，年幼的沙多里斯都觉得他的声音“冰冷而刺耳”。当沙多里斯听到有人低声咒骂“烧马棚的贼”时，冲动地与人打斗，结果弄伤了自己。他的行为不难理解——他崇拜父亲，无法忍受别人辱骂父亲。然而，他的举动并未打动父亲，阿伯纳依旧用冰冷刺耳的声音命令他“上车去”。即便母亲莱妮想拿水给他清洗伤口，父亲仍用简短僵硬的语气重复着同样的指令。阿伯纳对待骡子的方式也粗暴残忍，他“用去皮的柳枝狠狠地抽打了那两头瘦骨嶙峋的骡子两下”。尽管叙述者将这种行为解释为“毫无愤怒，甚至算不上施虐”，但读者很难将他视为正常人。

此外，当他们前往德·斯班少校家时，路上有一堆新鲜的粪便。父亲只需稍稍调整步伐便能避开，可他僵硬的脚却毫不犹豫地踩了上去。沙多里斯不明白父亲为何要这样做，但跟随沙多里斯视角的读者却能有自己的解读，很自然地将阿伯纳归为极其固执的人。沙多里斯看到那座大房子所展现出的宁静与尊严时，心中涌起一丝吸引与释然，而阿伯纳却依旧僵硬冷漠。跟随沙多里斯的视角，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阿伯纳。除了描述父亲的怪异举动，沙多里斯还引导读者看清了父亲的模样。

“……他不在乎头上那宽边黑帽已经瘪了，不在乎身上那原是黑色的地道细呢外套已经磨得泛出了绿稀稀的亮光，好像过冬的大苍蝇一般，不在乎抬起臂膀就显得袖管太大，也不在乎举起手来就活像蜷曲的脚爪。”

从孩子的视角描述父亲的外貌，更加自然客观。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与热爱，孩子不会诋毁父亲的形象。与全知聚焦者相比，读者更愿意相信沙多里斯的内聚焦视角。在沙多里斯的眼中，一个粗暴、固执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 4.2. 全知叙述者的零聚焦

由于年纪尚小，沙多里斯的认知既不成熟也不完整，这也是福克纳采用具有成人认知的全知零聚焦的原因——旨在打破沙多里斯视角的局限，对这个男孩的想法进行解读与点评。

例如，当斯诺普斯一家在寒冷的夜晚露营在一片橡树林与山毛榉树林中时，阿伯纳生了一小堆火。在沙多里斯看来，“爸爸的一贯作风就是只烧这样的小火堆，哪怕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也是这样。”，但他并未进一步思考背后的原因。此时，全知聚焦者介入，打断了沙多里斯的感知：“到年纪大些以后，孩子也许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会想不透：火堆为什么不能烧得大一些？”，随后又推测道，“他也许还会进而想到有这么一个理由……”，最后全知聚焦者得出结论：“到年纪再大些以后，孩子也许就看出真正的原因来了。”此处的叙事时间并未按时间顺序展开：首先叙述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以及沙多里斯不可能知道的过去四年间的往事。这个男孩无法预知未来，也对父亲过去使用火的习惯一无所知。这些对事件的提前叙述与旧场景的重现，补充了男孩未知的信息。因此，福克纳运用零聚焦，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值得注意的是，沙多里斯并未直接跳出来追问“爸爸为什么要生这么小的火？”、“因为……”。这种视角选择，一方面便于全知聚焦者传递信息，另一方面也能让读者尽可能地沉浸于事件之中，不脱离孩子的视角，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或许”、“接着”、“或许”等连接词，构建起清晰的逻辑脉络，既具有零聚焦全知、客观的核心叙事属性，又借助长句的铺陈，清晰展现出时间的延展性与认知的递进性，从沙多里斯当下的懵懂无知，到未来可能产生的疑惑，再到最终的豁然领悟，完整勾勒出沙多里斯的成长轨迹。福克纳并未直接点明阿伯纳生火的深层原因，而是借助长句的留白艺术，既为读者预留了充足的思考空间，又通过零聚焦的客观视角，隐晦暗示了阿伯纳性格中的偏执与隐忍，生小火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其内心封闭、拒绝与外界建立联结的外在具象化表现。这种深层解读，是内聚焦视角难以实现的，唯有零聚焦与长句铺陈的有机协同，才能让阿伯纳的人物形象更具复杂性与立体性。与此同时，这段长句中隐含的成长线索，也与前文内聚焦视角下沙多里斯的内心挣扎形成紧密呼应，有效保障了上下文叙事逻辑的连贯性与完整性。

福克纳习惯运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故事，在他的部分小说中，聚焦人物要么是孩子，要么是智力缺陷者。他们属于缺乏智力与经验的特殊群体，因此其叙事视角可能混乱无序。当沙多里斯受限于自身知识，其内聚焦无法看清事件全貌时，福克纳便将叙事视角转向全知视角。例如，当沙多里斯来到富有的地主德·斯班少校的宏伟宅邸时，长期困扰着他的恐惧与绝望瞬间消散。从沙多里斯的视角，读者能感受到他心中“不觉顿时安定起来，感到一阵欣喜”，但由于年纪太小，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感受的缘由，也无法理解这座房子为何能免受父亲的伤害。于是，福克纳转换聚焦方式，让全知叙述者做出了解释：“爸爸惹不了他们了。生活在这样安宁而体面的世界里的人，他别想去碰一碰，在他们的面前他只是一只嗡嗡的黄蜂，大不了把人蜇一下罢了。这个安宁而体面的世界自有一股魔力，就算他想尽办法放上一把小小的火，这里大大小小的马棚牛棚也决烧不掉一根毫毛。”

全知叙述者揭示缘由后，读者会同情沙多里斯天真幼稚的愿望，同时也会因阿伯纳的残忍、未能如沙多里斯所愿而心生厌恶。小说结尾，全知叙述者再次出现。当这个孩子选择正当性、放弃血缘纽带并

背叛父亲后，他痛苦地躲在树林里，心中满是悲伤与绝望。随后，他低声喃喃自语：“好样儿的！到底打过仗！”。尽管父亲有烧马棚的恶习，沙多里斯依旧为父亲参加过战争而自豪。他为父亲塑造了一个美好的形象，并向读者倾诉了自己的感受与想法。读者或许会跟随沙多里斯的视角，相信他的话。然而，此时全知叙述者打断了沙多里斯的内聚焦，运用零聚焦为读者揭开了真相：

“……却不知道那次打仗他爸爸其实并不是一名士兵，只能说是一名‘投机者’，他爸爸根本不穿制服，根本不效忠于哪一个人、哪一支军队、哪一方政府，也根本不承认谁的效力，他爸爸去打仗的目的完全跟麦尔勃鲁克一般无二，是为了猎取战利品——缴获敌人的也罢，自己打劫的也罢，反正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压根儿无所谓。”

阿伯纳参战期间，并未投靠任何一方，反而通过从双方偷马为自己谋利。沙多里斯受限于内聚焦视角，对父亲的过去知之甚少。他之所以认为父亲勇敢，是因为他爱父亲——即便父亲做了许多与他的道德价值观相悖的事，他仍努力寻找父亲身上的闪光点。然而，比沙多里斯知道更多的全知叙述者直接揭开了真相，展现了阿伯纳的真实面目。聚焦视角的转换产生了反讽效果，也让阿伯纳的形象更加复杂立体。了解真相后，读者会愈发同情这个长期深陷内心挣扎的小男孩。

这段叙述层层拆解阿伯纳“勇敢”的虚假外衣，语言直白凝练却极具冲击力，摒弃冗余抒情，仅通过“雇佣兵”、“掠夺”等词，便彻底颠覆了沙多里斯心中父亲的正面形象。福克纳此处的语言设计与零聚焦策略形成完美契合，实现了叙事功能与语言表达的深度协同：零聚焦的核心价值的在于客观揭示真相、解读人物本质，而长句的逻辑铺陈与直白表述，进一步放大了真相的冲击力，既有效弥补了沙多里斯的认知局限，又通过父亲的假象与真实本质的强烈对比，深刻凸显了沙多里斯的内心痛苦与成长代价。他曾满心崇拜的父亲，实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掠夺者，这份认知的彻底崩塌，正是沙多里斯实现道德觉醒的关键标志。同时，“不承认任何个人、军队或旗帜的效力”的表述，与前文对阿伯纳偏执性格的刻画形成紧密呼应，进一步增强了人物形象的连贯性；而掠夺这一核心特质，与前文贯穿始终的“火”之象征意象形成呼应，最终实现了语言风格、聚焦策略与主题内涵的有机统一。

## 5. 内聚焦中心沙多里斯的可靠性

在探讨沙多里斯作为叙述者的可靠性之前，首先需明确隐含作者的定义。Chatman(1978)在《故事与话语》中绘制出叙事交流模式图：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叙述)→隐含读者→真实读者<sup>[20]</sup>。根据Booth(2005)的观点，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当作者站在不同立场进行创作时，会在不同小说中塑造出不同的隐含作者，因此，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虽联系紧密，却并非同一主体。例如，英国女作家玛丽安·埃文斯以乔治·艾略特为笔名进行创作：真实作者是女作家玛丽安·埃文斯，而她所塑造的隐含作者则是男作家乔治·艾略特<sup>[21]</sup>。这一案例印证了布斯的核心观点——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并非同一人。

隐含作者是文本的创作主体，通过整篇文本向读者传递自身的价值观和态度。读者阅读文本时，能够感受到隐含作者的存在，并理解其传递的价值观与态度。隐含作者并非真实存在的个体，而是真实作者塑造的产物，是文本的核心与灵魂。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和态度，会通过叙述者的言行、人物的举止以及故事的情节，在文本中得以充分体现。

叙述者的可靠性与隐含作者关系密切。若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态度保持一致，该叙述者即为可靠；反之，则为不可靠。换句话说，叙述者的可靠性取决于其话语与隐含作者话语的契合程度，隐含作者是评判叙述者可靠性的核心标准。叙述者的可靠性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同一叙述者在文本的不同段落中，可能时而可靠，时而不可靠。

作为儿童叙述者，沙多里斯的可靠性受其年龄与生活阅历的影响。一方面，沙多里斯天真善良，有

着强烈的道义感，在文本部分段落中，其言行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态度高度契合，因此具备可靠性；另一方面，沙多里斯受限于年龄与阅历，且对父亲怀有深厚的情感，不愿承认父亲的恶行，甚至试图美化父亲的行为，在文本的另一部分段落中，其言行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态度相悖，因此不具备可靠性。

在小说中，沙多里斯的可靠性集中体现在其道义感上。当他被迫为父亲作证时，明明知晓父亲有罪，却深陷家族忠诚与道义的两难挣扎之中。他的内心挣扎，恰恰彰显了自身的道义感，这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高度一致。隐含作者倡导道义，反对阿伯纳的恶行，而沙多里斯的道义感，正是隐含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核心思想。因此，在这一部分，沙多里斯属于可靠叙述者。

然而，沙多里斯的不可靠性则体现在他对父亲的误解上。出于对父亲的深厚情感，沙多里斯不愿正视父亲邪恶的一面，甚至在心中为父亲勾勒出美好的形象。例如，当他背叛父亲、躲在树林中时，仍低声喃喃自语，认为父亲曾参加过战争，因此是勇敢的。但事实上，他的父亲是以雇佣兵的身份参战，目的只是掠夺财物，这与沙多里斯心中的勇敢形象截然不同。沙多里斯对父亲的误解，导致他在这一部分的叙述缺乏可靠性。隐含作者通过全知叙述者揭示了真相，与沙多里斯的叙述形成鲜明反差，因此，在这一部分，沙多里斯属于不可靠叙述者。

此外，沙多里斯的不可靠性还体现在其有限的认知水平上。作为一名 10 岁的孩子，沙多里斯的认知尚未成熟，无法充分理解人性的复杂与事物的本质，只能从自身的视角和生活经验出发判断事物，这使得他的叙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例如，当他看到德·斯班少校的宏伟宅邸时，心中涌起一阵平静与喜悦，却无法理解这座房子为何能免受父亲的伤害。他只能感知事物的表面，无法触及其中的本质。隐含作者通过全知叙述者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与沙多里斯片面的叙述形成反差，因此，在这一部分，沙多里斯属于不可靠叙述者。

## 6. 结语

本文借助热奈特的叙事聚焦理论，对福克纳《烧马棚》中的叙事聚焦展开分析后发现，福克纳在小说中采用了内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的叙事策略。通过沙多里斯的内聚焦，读者得以走进沙多里斯的内心世界，真切感受他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历程，深入理解其性格特点；通过全知叙述者的零聚焦，有效突破了沙多里斯视角的局限，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助力读者理解事物的本质与阿伯纳的复杂人物形象。

同时，本文借助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探讨了沙多里斯作为叙述者的可靠性，发现沙多里斯的可靠性具有相对性：在文本的部分段落中，因其道义感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他是可靠的；而在另一部分段落中，由于对父亲的误解以及自身有限的认知水平，他则是不可靠的。可靠与不可靠叙述的有机结合，不仅让沙多里斯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立体，也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涵。

福克纳对叙事聚焦的巧妙运用，以及对叙述者可靠性的精心设计，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让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家族忠诚与道义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之下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出若干开放性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以提升本研究的整体价值与延伸性。其一，可将《烧马棚》与《喧哗与骚动》的叙事聚焦模式对比，二者均采用多聚焦结合的叙事策略，但后者以康普生家族四兄弟为多内聚焦主体，侧重家族的衰败与人性的扭曲，《烧马棚》则以单一内聚焦与零聚焦交替，聚焦个体成长与道德抉择，未来可深入剖析这种差异背后的创作意图与时代语境，探讨福克纳叙事聚焦策略的演变。其二，可探究“内聚焦 + 零聚焦”协同模式对后世儿童视角叙事、多聚焦手法的启发，以及其在当代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应用与创新。其三，可结合伦理批评、心理批评等理论，挖掘叙事聚焦与人物伦理选择、心理发展的内在关联，丰富《烧马棚》及福克

纳叙事艺术的研究维度。本文的研究虽为《烧马棚》的叙事聚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视角，但仍有诸多可拓展之处，期待后续研究能进一步深化对福克纳叙事艺术的理解与阐释。

## 参考文献

- [1] 张鹏飞. 重审“福克纳的神话”: 论《烧马棚》中的伦理选择与伦理反讽[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2): 56-62.
- [2] Genette, G. (1980) *Narrative Discours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3] Tschoner, M. (2011) *Faulkner and Film: An Exploration of Man and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Media*. VDM Verlag Dr. Müller.
- [4] Wainwright, M. (2011) *Faulkner's Gambit: Chess and Literature*. Palgrave.
- [5] Sensibar, J.L. (2009) *Faulkner and Love*.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2987/yale/9780300115031.001.0001>
- [6] Weinstein, P. (2010) *Becoming Faulkner: The Art and Life of William Faulkn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Franklin, P. (1965) Sarty Snopes and Barn Burning. *Mississippi Quarterly*, **21**, 189-193.
- [8] Skei, H. (1999) *Reading Faulkner's Best Short Stor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9] Hiles, J. (1985) Kinship and Heredity in Faulkner's Barn Burning. *Mississippi Quarterly*, **38**, 329-337.
- [10] Mortimer, G.L. (1981) Significant Absences: Faulkner's Rhetoric of Loss.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4**, 232-250. <https://doi.org/10.2307/1345135>
- [11] Kirchdorfer, U. (2015) Flight in William Faulkner's Barn Burning. *The Explicator*, **73**, 115-119. <https://doi.org/10.1080/00144940.2015.1030583>
- [12] Murray, G. (2009) *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3] Loges, M.L. (1998) Faulkner's Barn Burning. *The Explicator*, **57**, 43-45. <https://doi.org/10.1080/00144949809596809>
- [14] Strong, J. (1900) *The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 together with Dictionaries of the Hebrew and Greek Words of the Original with References to the English Words*. MacDonald.
- [15] Wilson, G.E. (1971) Being Pulled Two Ways: The Nature of Sarty's Choice in Barn Burning. *Mississippi Quarterly*, **24**, 279-288.
- [16] Benedict, R. (2005) *Patterns of Culture*.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17] Fowler, S.H. (2011) Lennie Snopes, A Closer Look. *Mississippi Quarterly*, **64**, 423-438. <https://doi.org/10.1353/mss.2011.0005>
- [18] Abrams, M.H. (2005)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8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 [19] Faulkner, W. (1995) *Collected Stories of William Faulkner*. Random House.
- [20] Chatman, S. (1978)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1] Booth, W.C. (2005) "Resurrection of the Implied Author: Why Bother?" In: Phelan, J. and Rabinowitz, P.J.,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Blackwell, 75-88.